

# 银河街十日谈

(小说)

□张瑛

新锐出发



张瑛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笔名“舒妍”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西桐情事》《银河街十日谈》《余生要么更爱你》，另有《债主》《作者的品格》即将出版，另以笔名张子曦在《都市丽人》杂志写过四年专栏。曾获启东市首届文学艺术奖三等奖，南通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大赛新人奖等。

1941年12月1日上午10点15分，爱多亚路亭子间。

江志高提了个行李箱进屋，妻子董心兰很快迎上来：“箱子借到了？”
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打开箱子搭扣，把桌上零零碎碎的东西往里塞，边塞边说，“姆妈，不是讲好这些东西不带了吗，怎么临时又变卦。”

“想想还是不舍得。”老太太应儿子，“这些都是跟了我几十年的东西，哪能说丢就丢……”她还想再说，但嗓音很快沙哑起来，伴着沉重的喘息声。

江志高嘱咐她，“您喝点水。”

董心兰在一旁听得母子俩对话，不由揶揄起丈夫来：“还好意思说妈，你不也是临时变卦，讲好等雁宁放了假一起回去，哪里晓得脑子一热，说走就走。”

“不是说了有公司聘我嘛，可不得早点回去。”他应得很敷衍，随即转头拔高嗓门喊了一声，“雁宁，你好了没有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帘子被人从里面掀开，紧接着出来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，一身校服加上齐肩的短平的学生头，眉清目秀，活力十足的样子。

女孩子哼哧哼哧地从里间拎一个大包出来，江志高皱了皱眉头：“你拿它干什么？”

小姑娘笑眯眯：“跟你们一起回去一趟呀。”

江志高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董心兰已经扯着嗓门喊：“哎哟哎哟，要命了哎哟哎哟！雁宁还和她上下床睡！”

江志高拍拍妻子的肩膀：“肺痨是飞沫传播的，我们一早分开饮食，不会传染的。”

董心兰舒了口气，拍了拍丈夫背，没有再说话。

江雁宁很快从楼下跑上来，一脸欢天喜地：“汪老师准假了！”

搭楼下阿黄头的车回南江市，行李箱也是跟他家借的。阿黄头在一家缫丝厂做货车司机，碰巧这两日都是空车去南江载货，江家素来邻里关系不错，跟黄家打了招呼，送了只蹄膀过去，阿黄头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

江家住的房子是早几年江志高刚来上海做账房时顶下的，二房东是个法国人，不知何故急

着回国，故此顶费低廉，帮江家省下不小一笔资金。只是如今租赁合约到期，物价又日益增长，要想再在租界生活下去，房费将是一笔巨大开销。江志高本来还犹疑不定，想着女儿还在大同大学读书，不如再找间房子顶几年，但他供职的公司报社运营不善，财政连年赤字，物价飞涨，法币飞速贬值，员工薪资却一整年原地踏步了。江母又在这紧要关头犯了病，资金上实在无以为继，只能搬回南江市的老家。女儿雁宁可以申请校舍，住处不是问题。

一家人搬着行李下楼，阿黄头已经坐在车里等着了。董心兰有点埋怨丈夫：“学期都要结束了，关键时候你怎么能让她请假！”

“你还不知道她？要是不让她回去一次，她就算坐在教室里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。况且……”

董心兰没什么好气：“况且什么？”

江志高回头瞄了一眼母亲，老太太正坐在椅子上打盹，他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依着点母亲也未尝不可。早上我替她去医院拿报告，医生说极有可能是肺结核。”

董心兰霎时僵住，惊恐之中瞳孔都有些放大，尽力压低声音：“是说不能医了？”

江志高叹了口气。

“这病要过人的呀！哎哟哎哟，要命了哎哟哎哟！雁宁还和她上下床睡！”

江志高拍拍妻子的肩膀：“肺痨是飞沫传播的，我们一早分开饮食，不会传染的。”

董心兰舒了口气，拍了拍丈夫背，没有再说话。

江雁宁很快从楼下跑上来，一脸欢天喜地：“汪老师准假了！”

搭楼下阿黄头的车回南江市，行李箱也是跟他家借的。阿黄头在一家缫丝厂做货车司机，碰巧这两日都是空车去南江载货，江家素来邻里关系不错，跟黄家打了招呼，送了只蹄膀过去，阿黄头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

江家住的房子是早几年江志高刚来上海做账房时顶下的，二房东是个法国人，不知何故急

着回国，故此顶费低廉，帮江家省下不小一笔资金。只是如今租赁合约到期，物价又日益增长，要想再在租界生活下去，房费将是一笔巨大开销。江志高本来还犹疑不定，想着女儿还在大同大学读书，不如再找间房子顶几年，但他供职的公司报社运营不善，财政连年赤字，物价飞涨，法币飞速贬值，员工薪资却一整年原地踏步了。江母又在这紧要关头犯了病，资金上实在无以为继，只能搬回南江市的老家。女儿雁宁可以申请校舍，住处不是问题。

江志高趁着这当口把老母亲搀进屋里，倒了水开始忙活着掸烟尘。屋里长久不住，有种潮湿的阴冷。老太太坐在窗口，手里握一杯茶，外面的梧桐树叶显出一种枯萎的黄，午后的日光照进来，空气里细微的尘埃都无所遁形。她忽然说：“志高，你老老实实讲，我是不是得了要死的病？”

江志高手里的动作霎时顿住了，很快，他笑起来：“妈你说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不是就快要死了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

“你说实话，我生的孩子，瞒不了我。”

江志高长叹一口气，扔了手里的鸡毛掸子，走过来坐到老母亲对面：“没有那么严重，只是肺结核。我听说外国人已经造出来一个叫什么‘盘尼西林’的药，将来可以根治肺结核。”

江母闭上眼睛缓缓地吁出一口气：“肺痨哪还能治啊，别哄我了。”她侧过身没有再对着儿子，“你离我远一点吧。”

江志高站着没动，良久挤出笑容：“行了妈，你别瞎想了。我去买点菜，今晚还不知道吃什么呢。”他经由热闹非凡的门口拐出街口。

屋外睽违良久的邻居正亲热地叙着旧。

隔壁李奶奶拉着雁宁的手：“真是好久没见到我们小雁宁了，怎么样，晚上来李奶奶家吃饭吧，我炖了你最喜欢的鱼汤。”

江雁宁有点心动，回头看母亲董心兰一眼：“妈……”

董心兰擦着门框斥她：“你怎么一回来就想去叨扰李奶奶。”

李奶奶笑呵呵：“她不是来叨扰我，是陪我。小雁宁你说是吧……”

江雁宁正要说话，街口忽然驶进来一辆汽车，车身黑得发亮，一看就是富人坐的车。聚在一起的邻里们都好奇地望过去。

车愈驶愈近，最终在江家门口停了下来，人群里有声音说：“心兰啊，是不是你家有钱亲戚来了！”

“我家哪有什么有钱亲戚……”

董心兰正要再说，车门忽然被人从里推开。(长篇小说节选)

## 不止十日

(创作谈)

□张瑛

直到《银河街十日谈》出版多时后的某一天，我忽然想起十三四岁边看林语堂边在稿纸上涂鸦时，就盘算着有朝一日定要写个高度还原民国风俗人情的故事，时隔多年，这盘算几乎被丢到九霄云外，蓦然想起，书已在案头静静置了许久。算是真切体会了一次生活的意外之喜。

2015年5月，老友一飞邀我往苏州，她在那里的老街开了家软装店，大书架、唱片机、丝绒沙发与油画，再加一杯茶，青年不管文艺不文艺，都要乐不思蜀的。

就像《银河街十日谈》的开头一样，我确实是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的，只不过不是坐着，是倚着，整个场景我如实还原到小说中——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看：茂密的梧桐树叶将天上的大日头遮得严严实实，只剩稀疏驳的光影倒映在街道上。对面一排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皆被护在这壮实的树干下，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平和而宁静。

《银河街》当然是个小说，但从这一步起，我其实已经奠定了整个文本的基调，那就是试图忽略

小说篡改事实的本质，竭力为虚构塑造真实感。包括第一版的尾声，最后一行本是：是日午后，我归家启了电脑，于文档中写下第一句“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看”——以记之。

故事以1941年的上海为背景，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到高潮，真实的历史事件决定了文本的风格，没有正确可考的细节，那么情节也将是空中楼阁。在动笔之前，我翻阅了相当的史料，仅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系列老上海书籍就买了一捆。故事中提到的《大陆报》是以报社创始人鲍威尔先生的回忆录《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》为蓝本；涉及的租界细节则参考自《上海法租界史研究》；房产部分资料部分来源于《老上海房地产大鳄》；而大同大学的故事亦是多处搜集求证而来；铁路路线则经多方寻觅到“民国交通地图”；至于日占煤矿、货币、太平洋战争，乃至酒店、商场、烟酒、菜色等细处，则都要感谢万能的互联网。我写完《银河街》，几乎算个半吊子老上海通了，只可惜成稿之后，出于种种原因，虚化了时代背景，故失却几分真实感。

诚然，“逼真”从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手段与标准；何况，说这些可能枯燥且有卖弄之嫌，毕竟哪个认真的创作者不是如此呢？但我曾私下与友人讲：《银河街》每个细节，连一条路一个弄堂都有据可考，可是读我小说的读者，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——我是觉得遗憾的，所以忍不住要在写创作谈的此刻说一说。

作为一个类型文学作者，或者直白地说是“言情小说”作者，这个“遗憾”，其实是许多同类型作者的困境。一谈到“言情”，许多人第一反应是台湾地区的作品，除去琼瑶，剩下来的大概就是封面绘着清纯少女与邪魅帅哥的、简介打着色情擦边球的宝岛袖珍本了，但本世纪初，互联网文学兴起至今，将近二十年的摸索，“言情小说”这个类别也早已开始尝试“裁道”：作者们探讨社会事件、呼吁女性独立、融入史料研究、弘扬人文情怀……例如以“网暴”为主题的曾入围鲁奖的《请你原谅我》作者在发表时给出的标签也是“言情”。作为一个年轻的言情小说作者，我希望更多更优秀的言情作品能够被不带偏见地看见。当然，不可否认，“纯言情”始终是金字

塔基，更年轻的受众决定了言情部分必须被放大，譬如写一个主题是“谅解”的言情小说，你或许会取个名叫《呦呦鹿鸣》，但大众文学始终在“众”，它会搜寻放大关键词“总裁”“白富美”，然后定名《余生要么更爱你》，这是一个供需双方相互引导的结果。不能说它是不对的——这里同样关乎许多严肃文学创作者的痛处，曲高必定和寡。无人不爱高山流水，只是文学从不单是阳春白雪，多元的群体有多样的阅读需要与权利。就像我们不会在音乐厅听《小苹果》，但广场舞同样不能配巴伯，而年轻人亟待满足的少女心也该有作者应和。

至于“遗憾”这一点，若要深究，我只能坦诚自己其实并不遗憾——一个故事，一旦写出，就和作者脱离关系了。读者是否赋予文本含义、情感，是否体认作品细节、隐喻，都不是作者应该考虑、能考虑的。作为作者，我在创造虚构的真实世界这个过程中，在叙事的独裁中，确实当了一回尽职的创造者与酣畅淋漓的独裁者。这是我夜夜静坐于书房家严家慈数次评说“太累”时，我仍咧嘴嬉笑以示反驳的缘由。



## 江海新韵

向第二个百年迈进

□苏子龙

昨天，我们刚刚度过了

建党一百年。

那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，

那祖国各地的同乐共欢，

那老党员脸上的喜悦，

那新党员铿锵的誓言，

还有总书记讲的一字一句，

已融入人们的心间！

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，

已交出满意的答卷！

虽然已民富国强，

我们还能自满。

前面的路会更长，

人民会有更多的期盼：

一带一路要走下去，

建设世界共同体，

是我们的心愿。

我们不会称霸世界，

我们不会欺小凌弱。

深化改革开放，

路程也还遥远。

治国理政的谋略，

还需不断完善。

实现中华民族

伟大复兴的梦想，

还期待着一代代人，

不懈地努力，

薪火相传！

一百年的征程，辉煌也很艰难。一百年的奋斗，有苦更有甜。是共产党带领人民，披荆斩棘，勇往直前！没有中国共产党，就没有中国的今天！

啊！昨天已成过去，走过的路已在身后，我们要继续向前！第二个一百年已经开始，我们充满信心，我们坚定信念，我们牢记使命，未来将更加辉煌灿烂！

虽然已自立世界之林，我们还不能骄傲。

## 海门第一中学赋

□周建忠

岁在丙申，桃李依依，长江入海千帆竞；时逢小暑，斜阳历历，绿叶扶苏景物鲜。古邑东洲，朝闻政府大手笔；三校合并，夕赐嘉名称第一。有道是麒麟回望凭栏久，三厂美名赞状元；风华冠今连浩瀚，弦歌一曲本同源。

海风吹拂，岸柳蹁跹。源启秀而麒麟，志存高远，转眼已过百年；因大生以三厂，大德曰生，六十专注英贤；依海师之声誉，大愿坚志，兰芽茅润争妍。忆往昔，渺渺一生三；看今朝，煌煌三合一；再续三星，步步登攀；四星呈瑞，紫气盘旋。莘莘学子，遍布天下；院士施雅风，鳌头独占，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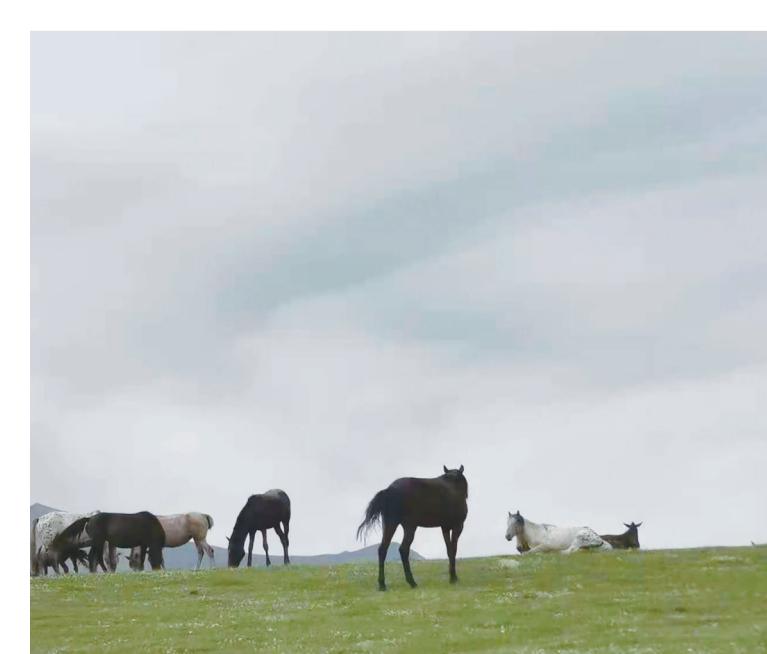
基冰川；诗人卞之琳，断章惊世，难以并肩。新征程，新起点，欣慕景行共执鞭。一曰德，高风大德乾坤外，好生大德细行立，大德无俦似涌泉；二曰容，有味有容崇草树，有容灼灼百花艳，有容乃大碧云边。三曰德容，大德滋容，有德有容，大德若容。德为根基，容为程门，庭院深深张塞在，悠悠作郑笺；日生不滞，朝阳冉冉，廊桥漪漪飞梦到，行行问陌阡。故曰“大海有容”，曰“最海门”，腾蛟起凤，再铸新篇！

大象无形素志坚，

有花有果有轻烟。

文章事业波澜阔，

化育天工翠黛连。



马背上的村落 储成剑摄